

## 补叙：此心安处

我的起笔比较晚，许多精彩故事，多友们已经妙笔生花讲过了，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。这记录，算是一个补叙吧。



这一趟广州之行，许多多友中的好友或因为家事，或因为公事，无法成行。幸亏还有庄曦与我结伴前行。沈芸悄悄问我：没有我们，你快乐吗？我答：少很多！她说这个回答好。从七月开始，一直在路上。约好的老友又纷纷不能前来，坦白说，多少有点沮丧。但是，还是有强烈的愿望想去，其中最大的原因是，一年没有见到师母了。

师母为人散淡，有林下之风。平时联系并不多。但是那些静下来的节点，每一回首，师母总在那里，温润，通达，笑眼微微。时间兀自这样迅速地流过，已然十年。除了一年一度的多友聚会，想多见师母是要看缘分的。每每快到夏天，心里自然而然地觉得，是见师母的时候了。

师母还是那样，永远气定神闲。有了师母在旁，老师妙语连珠。尤其是在论坛致闭幕词上，老师借致敬李岗导演夫人的机会，也致敬了师母，引得全场欢笑。李岗导演的纪录片《阿罩雾风云》令人肃然起敬，在我看来，这是如同钱穆先生所说的一种文化态度，是“对本国既有之历史怀抱温情和敬意”的作品。作为一个台湾导演，与哥哥李安“出乎其外”不同，李岗是“入乎其中”。从一个台湾人的视角，藉由林家的家族故事，看台湾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情感，其温和克制的态度尤其令人感动。李夫人陈焕华老师一派大家风范，原来她与席慕蓉一样，也是内蒙古人。一路上耳闻许多精彩的故事，听之忘俗。我每每看老师伉俪和李导演伉俪一起时，总觉得台湾的文人就是这样的，文采精华，又谦谦如玉。



七月流火，广州的气候炎热，游玩岭南印象园的那天，热到四十度。沈菲最聪明，吃了午饭就一直留在餐馆里吹冷气。我们一行刚刚出门要游玩，就被热浪熏倒。陈老师有点中暑，师母一直张罗着要给她找一间冷气茶室。孰料这里因为太复古，几乎所有的冰室茶室都只有风扇没有空调，热风滚滚。我和老师，导演，张磊和陈侠好不容易找到一家空调茶室，刚坐下导演就发现手机没了。一行人手忙脚乱出主意帮他寻找，导演冒着热浪去找太太，来回了好几趟都没找到。又去中午的餐馆调录像查看，终因距离太远画质模糊难以确认。我们慨叹现代人被技术束缚，手机丢掉是最致命的威胁。导演一直念念，直到下川岛城大回请的海鲜晚宴上，还在问我：丽丽，你记得最后我的手机是放在哪里？我心里真是好抱歉啊！因为导演是中饭时为了跟我加微信才掏出手机的，结果微信没加上手机丢了。这成了李导演此行的最大遗憾。



但是，很快，导演的遗憾被冲淡了。我们为了躲避台风“妮妲”，从下川岛“逃难”出来。狂风暴雨下的温泉酒店，没法出去泡露天温泉，大家只有三三两两消磨时光。这也是整个行程中最惬意的休闲时光，睡到自然醒，喝茶，闲聊，散步。我在大堂一眼看见老师导演两对伉俪在喝柑普。师母告诉我，陈老师在坐渡轮离岛的时候，听见咔嚓一声响，四处寻觅无所得。等上得岸来才发现是腕上的手表。师母笑说：一个人丢手机，一个人丢手表，大家扯平了。导演和夫人哈哈一笑，如释重负。此事成了那晚的经典笑话。加上师母的花生，静慧的啤酒，手信店台山小老板的茶，真是回味无穷。

此行被庄曦的母亲戏称为“吃饭，睡觉，玩，等台风，躲台风”的旅程。说实在的，我非常佩服那些带小小孩前来的多友。他们有的带家人，有的自己一个人带娃，一路上的辛苦真不是一般可言的。庄曦家的小西米极其乖巧可人，未语先笑，真是得其母亲真传。王蔚家的小钢镚最有个性，在下川岛的路上不知何事委屈了，连续两次把我错认为妈妈，扑到我怀里大哭。我几乎笑死，第三次时，钢镚终于抬头发现我不是他妈妈，扑到了正确方向！童真如此可爱，连哭都是让人爱怜。



（中大形象代表：卢家银之女端端）

旅行纷繁，暑热和疲劳褪去之后，记忆里栩栩如生的那些短暂的却又是永恒的美好瞬间：和艳红一起雨中漫步畅所欲言；沙滩上一行美女拍照各种 Pose，还拉上了张磊和刘鹏两位帅锅；老师惊魂点名我，绍敏和玉莲十年后要准备迎接多三代，听了心里真是怕怕！绍根老师太太住院，还热心照顾来往多友；卢家银一人办会，全家会务，发动太太看小孩，女儿端茶送水；还有沈菲即将到来的喜事，Kitty 从一句也不能说，到现在一口流利的普通话..... 特别感谢为我们的相聚付出太多的中大团队：小超人院长志安，惊鸿一瞥他还亲自布置研究

生如何摆放桌子，同期多友艳红，最喜欢她一点也不像刻板的行政领导或女学究，又妩媚又清刚的气质，已经忙碌几个月的理峰，陈敏，如南，还有人人喜爱的学术小伉俪楚洁和梦倩。谢谢你们，不能感谢更多！



让我用一段与刘兢太太刘琼的对话结尾吧。此行很幸运地遇见了这位武大校友，清丽柔美，语笑嫣然。她热心向我介绍广州的日常生活与文化，用了一句“不辞长做岭南人”表达对广州的热爱。我默然，为这一方水土中凝聚的热爱。虽然行程匆匆，惊鸿一瞥。但有缘相聚，便是人间美好。扩展开来，兰州的大漠黄沙，内蒙的沙尘暴，川西的长路漫漫，这些都堪称是文化苦旅的聚会，带来那么多欢乐与难忘，无非是认同，一个学术社群的身份认同与情感认同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，有老师在，有多闻雅集在，就是此心安处。

南京大学 朱丽丽  
2016年8月7日星期日